

未來台灣都市的華語化

洪惟仁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當語言互相接觸時，一定會互相競爭，正猶如生物的「生存競爭」一樣，語言或方言接觸時也會依循弱肉強食的競爭原理，強勢的語言或方言把弱勢的語言或方言吞食，弱勢的語言或方言成分被強勢的語言或方言吸收、或完全不留痕跡地消失於人間。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或方言勢均力敵，那麼他們可能會互相融合為一個語言或很多大同小異的方言。我在今年發表了〈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1995.4)，就是在闡述這個原理。在這篇小文中，我想討論一下台灣的語言戰爭最後的結果可能會如何。

我在文中提過語言的競爭力主要的項目是政治、人口、經濟、文化、認同意識，而其中以政治為最重要，掌握了政治即可以掌握經濟、文化、認同意識，因此政治力所支持的語言，使用人口也會逐漸增加。台灣漢語因漢人人口、經濟、文化的優勢，併吞了平埔語的地盤；閩南語因人口、經濟的優勢吞沒了區內的客家語言島；華語因政治力的支持，併吞了所有在台灣的大陸方言的母語人口並逐步蠶食或併吞台灣傳統語言的使用人口¹。

無政治力介入的語言競爭是「自然競爭」，政治力介入的語言競爭是「非自然競爭」。台灣在漢人未移入以前，原住民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數千年。原始的台灣語言生態已經難以稽考，大概漢人或荷蘭人未入侵台灣以前，各部落語言之間也有所謂「語言競爭」，比如南部以西拉亞語為共通語，北部以巴賽語為共通語，應該是語言競爭的自然結果；漢人大量移入之後，開始發生了漢語與平埔語、閩南語與客語的競爭，閩南語逐漸成為台灣優勢語言，在這個階段，人口扮演了競爭力的主要角色，屬於「自然競爭」。但競爭的結果是漢語系的閩南語、客語、南島語系十多種語言佔地稱雄，造成台灣「多語分立」的局面，而以閩南語佔絕對優勢，現在各語的邊界地帶還在進行著語言戰爭，弱勢語言的地盤逐漸被強勢語言所蠶食。

關於台灣境內各語言的互動關係，參考洪惟仁(1989.10,1995.4)，黃宜範(1993.7)。台灣漢人目前主要分為鶴佬人、客家人、外省人三個系統，代表語言各為閩南語、客語、華語，實際上祖籍來源相當複雜。外省人來自各個省份，但五花八門的大陸方言，和「台北華語」毫無競爭能力，終究要歸於消失之一途，這一點是我們眼睜睜可以觀察得到的事實。台灣原居民雖然大部分來自閩南漳州、泉州，廣東四縣、海豐、陸豐，其實也有部分來自福州、潮州、汀州的移民，甚至亦有由浙江、安徽、廣西……隨官兵來台，最後定居台灣的移民，不過他們的語言或方言大部分完全消失，只有極少數方言如饒平、平和、詔安、汀州的客家話，還在少數地區的家庭中苟延殘喘，他如潮州話、福州話……都已在台灣消失，在我們的調查範圍內唯一的例外是桃園縣新屋鄉大牛欄的陸豐漳州方言島(見洪惟仁1993.1)。

但是語言戰爭的同時也在進行融合，尤其是近親方言往往會融合成一個新方言。在台灣最有名的例子是漳泉方言的融合。漳州腔和泉州腔本來在語音和詞彙有相當的差異，但都屬閩南語，兩個次方言在台灣接觸了三百多年的結果，已經融合成一個不漳不泉的新方言；還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話在台灣形成了一種筆者所謂的「台北華語」新方言，也可以算是一種方言融合。國民政府的理想雖是推行「標準國語」，事實上推行的結果卻變成了「台北華語」，這是符合了語言因接觸而融合的客觀規律。客語四縣、海陸等方言似乎至今未形成一種融合方言，這是因為客家語的方言之間缺乏接觸的緣故。

戰後從天而降的華語挾著政治力在台灣發揮了強大的競爭力，對原居民的閩南語、客語、山地語進行更殘酷的併吞，而這段時期，政治成為決定性的語言競爭力，是「非自然競爭」。競爭的最後結果尚不可知，但客語、山地語岌岌可危，已然成為事實。閩南語雖處政治的劣勢，但因閩南人口佔台灣總人口的壓倒性多數，對華語尚有一點抵抗力，並為非閩南語人口所願學習，但客家人、原住民除了政治劣勢之外又加上了人口、經濟的劣勢，遂逐漸學習族外語言（華語、閩南語）放棄了族語。

現在台灣已經變成了華語與原居民語言的雙語言社會，外省人有 50% 以上懂閩南語，閩南人有 82.5% 是華語／閩南語的雙語人口；而客家人、山地人很多是三語（華語、閩南語、族語）人口。估計台灣客家人有 70% 是華語／閩南語／客語的三聲帶人口；而原住民有 40% 是華語／閩南語／山地語的三聲帶人口（黃宣範 1993：438-439）。其中有許多人兼通多種山地語，顯示少數民族的語言學習能力。然而沒有語言區隔（地理區隔或功能區隔）的雙語並存現象可能只是弱勢語言死亡的過渡現象而已，到底弱勢的台灣語言最終的命運如何呢？這是我們十分關心的問題。

黃宣範曾根據他的調查數據計算台灣語言的命運說（p.442-444）：

「……………在某一意義下，我們不可能預測語言的前途，因為語言的活力涉及三大變數（人口、政經力量、制度的支持），其中後二者有很高的不可測成分。但如果假定未來幾個世代之內這幾個變數維持現狀，而且假定各族群之間可以高度自由通婚，那麼台灣各語言的前途可以作如下的預測……………百年之後（第六代），原住民語言人口將僅剩下 3,000 人左右，客語人口也將萎縮到只有目前人口的 7.8% 而已。而國語人口與台語人口到了第十代將呈均衡狀態（國語人口：938.4 萬，台語人口：1012.9 萬）。這就是台灣各語言的未來命運。」

換言之，客語、山地語若不改變目前的競爭局勢，刻意保存，必將步平埔語、鶴佬客的後塵而消失。這個預測應該是對於那些主張「語言永存論」的童駭性樂觀主義者的一個反駁。

筆者同意黃教授對山地語未來命運的預測，不過筆者認為有關客語的預測較悲觀，而對「台語」（閩南語）的預測太樂觀。

我認為客家話的危機主要有二，一是學校教育只有華語沒有客語，電視極少客語節目，這是被「空襲」，這一點客語和閩南語的命運是相同的，而客語的威脅尤大；其次是閩客混居的邊緣地帶可能將逐漸被華語及閩南語蠶食而縮小地盤，這一點客語受到的

威脅和閩南語不同。但客家話是一個占有相當地盤的語言，地盤的中心地帶應該還沒有消失的危險。因此如果客家話有消失的可能，那麼客家話消失的模式應以遭受華語的「空襲」或華語與閩南語的聯手「蠶食」為主，而非被「併吞」。可是相較之下，閩南語受到華語「併吞」的威脅遠為嚴重，因為人口的城鄉分佈對語言戰爭的結果有很大的決定力。

假定目前的競爭現狀不變，那麼預測語言競爭結局，似乎應該把目前各語言人口的分佈情形考慮進去，把客語和華語、閩南語與華語接觸的程度作個比較。依黃著 (p.434) 各族都市化程度如下：

外省人	67%
閩南人	41%
客家人	17%

外省人不但有 67% 住在都市，並且其中有 49.5% 住在大台北都會區，而台灣的都市，尤其是大都會絕大多數都在閩南語區，也就是說外省人和鄉下的客家人有地理區隔的現象，但和鶴佬人則幾乎毫無分隔地互相混居，即連最封閉的眷村，眷村太太有 50% 是台灣人，而其中有 68% 的太太是閩南人。

既然外省人和閩南人都是都市化相當高的族群，並且台灣的大都會全部在閩南語區，外省人主要住在鶴佬語區的都市中，這顯示閩南和外省人接觸的機會比客家人和外省人接觸的機會多。都市的閩南語和華語之間沒有地理區隔，功能區隔也越來越少，年輕人紛紛改說華語，都市閩南語被華語「併吞」的可能性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客家人多半住在鄉下，這表示客家區內的客家人和外省人接觸的機會比閩南人少。兩個語言接觸越少就顯示保存母語的機會越大。因為外省人較少住在鄉下，鄉下的客家人便較少必要為了遷就外省人而放棄母語，猶如鶴佬語區內的鄉下鶴佬人比都市鶴佬人子弟更少放棄閩南語，並且閩南語也較流利的道理一樣。所以筆者認為閩南語區內的都市客家人可能在兩代之內放棄客家話，但鄉下的客家人應該不容易放棄客家話。客家話所受的威脅從整體看不如閩南語嚴重。

台灣的未來，也許可以假定政策不變，但不能假定經濟、社會不變。可以預測的是台灣的都市化會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會越多，也就是說，都市中說華語會越來越普遍，如此演變下去，到最後閩南語變成無用的語言，那就沒有人要學了，台北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到那個時候，華語將變成都市的語言，而閩南語將變成鄉下的語言。

在中國南方有許多北方官話的方言島，如浙江的杭州、江西的贛縣、福建的南平就是這樣形成的。因此現在都市中的雙語現象可以理解為由台灣原居民語言社會轉變為華語社會的過渡階段。黃宜範預測台灣未來的語言社會：「國語人口與台語人口到了第十

代將呈均衡狀態（國語人口：938.4 萬，台語人口：1012.9 萬）」如果成爲事實，那應該就是都市說華語，鄉下說閩南語。

不過即使這樣，城鄉雙語區隔的局面也不可能持久，因爲都市變成華語的單語化之後，鄉下必然也還是雙語社會，都市的華語化會使得華語更「高級」。華語單語教育、單語傳播、單語服務的語言政策繼續下去，會使得台語變成無用的語言，鄉下人保存母語的慾望降低，其台語能力逐漸退化。當台語成爲一種傳統的包袱時時，也就是鄉下人放棄台語改用華語的時候了。黃宣範也發現華語已經嚴重侵入台語社會的最後防線——家庭，這無異是台語社會蛻化爲華語社會的徵候。

如前所述，語言的接觸必然帶來語言的競爭，雙語社會的雙語如果沒有相當的區隔、分工，而任其自由競爭，那麼強勢語言終究會把弱勢語言併吞。也就是 Swadesh(1948) 所說的：「由不穩定的雙語社會逐漸變爲單語社會，即其中一個語言由衰退而致死亡」。如果華語與台語不是這樣拚得你死我活，其結果應該是雙語融合吧？雙語融合爲單語是可能的，不過那需要相當長久的自然演變，如果台灣社會演變的速度像今天這麼快，並且華語獨霸的情勢不變，頂多強勢的華語把弱勢的原居民語言成分吸收了一部分而加以併吞，不可能融合。

參考書目

【調查報告】

- 台北帝大 1935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語傳說集》台北·台北帝國大學語言研究室。
- 楊時逢 1957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史語所單刊甲種之22本。
-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 30本。
-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油印本
- 顧百里 1967 《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 千島英一、樋口靖 1986 《台灣南部客家方言概要》
- 羅肇錦 1987 《台灣客家次方言間的語音現象》
- 龔煌城、洪惟仁 1989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北部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 龔煌城、洪惟仁 1992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中北部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 龔煌城、洪惟仁 1993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中部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論著】

一、中日文部分

- 石 剛 1993.1 《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 東京・三元社，231 頁
- 新光社 1911 《日本地理風俗大系(15) 台灣》 東京・新光社出版
- 吉野秀公 1927 《台灣教育史》 台北・著者發行，580 頁
- 國府種武 1939 《日本語教育の實際》 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發行 542 頁
- 台灣教育會 1939 《台灣教育沿革誌》 台北・編者發行 正文 1098 頁，年表 71 頁
- 村上嘉英 1966 《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 『日本文化』45
- 吳守禮 1970 《台灣省通誌 人民志語言篇》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 村上嘉英 1985.3 〈舊植民地台灣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 《天理大學學報》
144:22-35
- 李壬癸 1992 〈台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 台北・《台灣風物》42.1: 211-238
- 李壬癸 1992 〈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從語言資料及現象所作的探討〉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通訊》22:22-23
- 李壬癸 1993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佈和民族的遷移〉 台北・文鶴《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pp.1-16
- 洪惟仁 1992.11 〈台灣音與廈門音異讀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 《台語文摘》新4(總28):40-44。
- 洪惟仁 1992.2 《台灣方言之旅》 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1992.2 《台灣語言危機》 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1992.2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 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1993.1 〈大牛稠方言——台灣客語區內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 香港・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洪惟仁 1993.6 〈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10-25
- 洪惟仁 1995.4 〈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 台北・台灣師大《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黃宣範 1993.7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 台北・文鶴出版社
- 藤茂豐 1977 《中國人に對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 東京教育大學博士論文